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
第十六回 宣小姐含酸撒潑 呂中書告假還鄉

且說宣小姐見一班客人走了，回轉身來便要尋那銀蘭出氣，不想銀蘭甚是膽小，見於勢頭不好，早已躲得不見影兒。宣小姐找她不着，只得把五鳳班的班長，叫了進來，把她臭罵一頓。烏龜不敢開口，諾諾連聲的，站在一旁。宣小姐又道：「你下回如若再招接了姓孟的，我叫你不要慌，立刻封了你的門，還要辦你。」發作了一頓，方才氣忿忿的坐車回去。這且不提，只說孟少英逃了出來，暗想回去是回去不得的了，只有到丈人宣蘭生處哭訴，求他解勸，做個救兵。當下就把宣小姐如何凌虐前妻的兒子，怎樣的和他吵鬧，一字不遺的，述了一遍。又傷心起來，眼中不住的流淚。宣蘭生看得有些過意不去，只好撫慰了他一番。又和他說些閒話，打岔開去。不多時，家人來報：大小姐已經回來，一直到上房去了。還是老爺自家進去，還是請大小姐出來？宣蘭生聽了，便說：「不必去請，待我自己進去。」說著，便同著孟少英，一同送到上房來。到了上房，掀簾進去，只見他夫人張氏，正同著女兒坐在一起講話。見了女婿走進，便立起來，還未開口，不防這位小姐，一眼看見了孟少英跟在宣蘭生後面，便怒從心起，呼的一聲，跳起身來，搶到孟少英面前，就要動手。孟少英吃了一驚，踉踉蹌蹌的連退幾步。宣蘭生見了，連忙連聲喝退，又指揮一班婢女，把她攔阻宣小姐只得回身坐下，卻還是磨拳擦掌的，怒氣不息。宣蘭生的夫人，見他們這般模樣，不曉得是什麼事情，呆呆立在一旁，也不開口。宣蘭生便請孟少英坐下。孟少英還有些戰抖抖的，不敢竟坐，怕她又要拿出刀來。宣蘭生道：「有我在，你只顧坐下。難道他真個好殺了你麼？」孟少英聽了，略覺放心，遠遠的側身坐下。宣小姐見父親這般說法，曉得定是孟少英來告訴了他，越發氣得咬牙切齒的，但當著宣蘭生的面前，也不好將他怎樣，只聽得宣蘭生正色向她說道：「你也是二十幾歲的人了，怎麼做出這樣的事來？拿刀動杖的，這般胡鬧，就是女婿在外邊頑耍，也只該好好的勸他，為什麼要這樣的冒失，竟動起刀來？幸而這個傷痕，還在不致命的地方。

萬一上了些兒，傷了致命，鬧些笑話出來，那時看做怎生得了？

你不要任著性兒，這般混鬧。人家不過都是看著我的分上，不好意思與你一般見識，若是翻轉臉來，把你告到當官，你一個婦人，刀傷夫主，追問起來，你還想有性命麼？」宣蘭生這幾句說話，原不過是嚇嚇她的意思，要警戒戒她的將來，那知宣小姐聽了，不但不服，更加大怒起來，便和宣蘭生挺撞道：「你只曉得聽了他的一面之詞，硬來編排我的不是。一身做事一身當，既做不怕，既怕不做。就是我把他殺了，也有我自家的性命，在這裡承當，要你來著什麼乾急？你還沒有曉得這件事兒的緣起，難道他瞞著我在外面瞎嫖，是應該的麼？」宣蘭生聽了，氣得兩眼白瞪瞪的，頸項上蘊言筋，都扛起來，喝道：「我好心勸你，你倒這樣的不服教訓。這件事兒，就莫·是你們兩邊不好，那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子，和你有什麼冤仇，你要把他們這樣的凌虐？你不可憐他是沒娘孩子，隨處照顧他些，也還罷了，怎麼倒招外的把他糟塌，這是個什麼理兒？你倒說給我聽！」宣小姐聽了，抵賴不過，賭氣說道：「這些事兒，都是我的家事，你老人家不用多管閒事。」說著，又咬牙切齒的，看著孟少英道：「我到底怎樣待錯了，你爛著舌頭，來這樣的瞎說？等會兒好好的同你算帳！」孟少英聽了，低頭斂手，不敢作聲。宣蘭生聽了大怒道：「你這個混帳東西，我這樣的勸你，你還是這樣的咆哮，你不要在這裡糊塗，難道我竟管你不得的麼？你雖然出嫁，我和你總是父女，你再這是般的狂妄，你却不要怪我不留你的臉兒。」說著，把手在桌子上碰了一下，就氣忿忿的立起身來，差不多像要打她的樣子。宣小姐聽了父親罵她，索性撒起潑來，也立起身，奔入宣蘭生懷裡，哭著說道：「你要打，就給你打！你今天不打死我，不算是個好的！」

說著，一頭撞來。宣蘭生沒有防備，竟被她撞了一個龍鐘，虧得家人在後邊扶住，沒有傾跌，卻已經吃了一驚，氣喘吁吁的，氣得白瞪著眼，要想奔上去打她，卻被他夫人兩邊攔住，勸道：「女兒已是已經出嫁的人，你何必做這個冤家？況且當著姑爺的面，也應該給她留些面子。」宣蘭生頓足道：「正為我留了她的面子，不肯打她，她倒這般的放肆起來。你看她這個樣兒，可氣得死人麼？」說著，還不住的頓足，又對宣小姐道：「你既是這般忤逆，眼睛裡頭，料想也看不起什麼爺娘。我也載不起你這樣的女兒。從今以後，我也不認你是我的女兒，你也不消認我是你的老子，你有什麼事情，不要再來尋我，只算我當初沒有養你這個女兒，就是了。」宣小姐聽了，賭氣立起身來道：「你既然不認我是女兒，也沒有什麼希奇，我也只當從小兒爺娘一齊死了。世上的人，從小沒有父母的也甚多，難道就算不得人麼？」說著，便叫跟來的人，套車回去，也不辭別，氣忿忿的上車去了。這裡宣蘭生只氣得目瞪口呆，半句話也說不出。

只得同著孟少英出去，又安慰了他一回。這一夜孟少英竟沒有敢回去，就在宣蘭生家住了一夜。

誰知到得明天，孟少英家的人，慌慌張張的尋了來，對孟少英說：「家內鬧得不像樣了，請老爺快些回去。」孟少英大驚，急問什麼緣故。家人張口結舌地說道：「昨天太太回去，不曉得什麼事情，一臉的怒氣。剛剛坐定，就把兩個少爺，打了一頓。又不許他們吃飯，關在房了，過了一夜。今天早上起來，又叫丫頭舀了一碗尿尿，押著要叫少爺吃。少爺不肯，就把煙桿子燒紅了，渾身亂刺。一家的人，一齊跪著代求，都求不下來。又不曉得老爺昨天住在那裡，家人們各處尋了一轉，方才尋到這裡來。現在家裡還不知鬧到怎麼樣了，老爺須要快些回去看看方好。」孟少英聽了，又驚又氣，又痛又急，不由得一陣心酸，早流下淚來。宣蘭生也在旁邊聽得，雖是氣惱，卻無可如何。孟少英著了一回乾急，想要回去，卻又不敢，只得又求宣蘭生設法。宣蘭生想了一回，也搔頭摸耳的，無計可施，只好進去和夫人商議。他夫人卻倒有些見識，便向宣蘭生說道：「你們父女已經翻臉，接她是不來的了。她現在尋不著別人，只把兩個孩子出氣，我們要去禁止她，她也斷不肯依。依我想來，這兩個孩子在她手裡，也沒有什麼好日子過，不如我們用個強硬手段，把兩個孩子接到我們這裡來。我們照管他的衣食，送他去上學讀書。無論怎樣，總比在她的家裡好些。料想她也無可奈何，你只要同女婿商量一聲就是了。」宣蘭生聽了，想了一回，覺得也沒有什麼別的法兒好想，便道：「女婿那邊不用商議，包管你一說一肯。但是我昨日把她罵了一場，一定她已經恨我入骨，卻叫什麼人去接這兩個孩子呢？就是有人去接，他橫了心腸不放，這又怎麼處置呢？」張夫人聽了奮然道：「若是叫人去接，她那裡肯放這兩個孩子出來？本來這班人也不中用的。我想竟是我自己去走上一趟，多帶些人去，乘她一個不防備，把他搶了回來。她雖是不願，也就沒有法子想民了。」

宣蘭生聽了，喜道：「你既然肯去，是極妙了。待我出去和女婿說了，叫他同你回去。但是要小心些。」說著，便出去對孟少英說了。孟少英十分感激，不覺涕零。這裡張夫人帶了一班婢媵，坐著車子，風馳電掣的，趕到繩匠衛孟少英的寓處來。孟少英坐著車子，跟在後邊。到了門口下車，家人們見宣太太來了，便要進去通報。張夫人連忙搖手，叫他們不要聲張。

孟少英在前引路，一班人挨挨擠擠的跟著，直走到內室來。剛剛走進中堂門口，就聽得兩個孩子的哭聲，宣小姐的罵聲，還夾著些僕婦丫鬟的聲音。嘈嘈雜雜的，聽不清楚，混在一堆。

張夫人聽了，急急的趕進內室。孟少英雖然跟在後邊，卻還探頭探腦的，不敢進去。張夫人一腳跨進內房，掀起門簾，早看見宣小姐惡狠狠的坐在中間，殺氣橫飛，怒容滿面，手內還拿著一根馬鞭。兩個孩子，跪在地下，面上都是血痕，身上的衣服，也滾得灰塵遍體，嗚嗚咽咽地哭，卻又不敢高聲。孟少英見了，好似萬箭攢心，鋼刀刺體，正在心中難過，前面的張夫人，看了這個樣兒，也由不得心中大怒，搶上一步，移步進房。

宣小姐突然看見，不覺也吃了一驚。剛剛立起身來，待要開口，張夫人早指揮一班跟來的僕從，一擁而上，把兩個孩子，從地下抱了起來，奪門而出。張夫人也不和宣小姐講話，只冷笑一聲，也自回身，走了出去。一直帶著兩個孩子，上車回去。宣小姐看得呆了一會，方才大怒。連忙要自己趕上去搶時，張夫人早已上車去了。孟少英也躲在一邊，不敢和她見面。宣小姐無可出氣，只得恨恨的把宣蘭生夫婦和孟少英咒罵一番，方才罷了。

這且按下不提，只說呂仰正自從做了一篇驅逐江念祖的檄文，果然不多幾時，江念祖急急的出京去了。呂仰正大喜，又在北京

裡頭當了幾個月的差，想著要告假回去，掃墓省親，便在內閣動了一張呈子。照例批准。呂仰正便收拾行李，辭了一班同鄉，蕭然南下。那時京城到天津，已經有了火車鐵路。下半天兩點鐘開車，到上燈時分，已到天津。呂仰正只在天津住了一天，便上了輪船，不數日，到了上海。也不耽擱，一直迳回常州來。那時的內河小輪，走得甚慢。呂仰正趁了戴生昌的小火輪，到了蘇州，便換坐別家的船，向常州進發。走了半天，已經到了，其時不過十二點鐘的時候。呂仰正因離家已久，急於回去，叫家人押著行李，在後慢來，自己急急的趕到家中。

那知剛剛走進花廳，只聽得一片梵音，夾著些鐘鼓鐃鈸的聲響，好似和尚拜懺一般。呂仰正不覺心上吃了一驚，暗想：不要是家內的人，出了什麼變故。不然，為什麼無緣無故的，要拜起懺來？心中一急，便飛步直趕進去，想要看個端的。走進內室，早看見中堂疊起了幾張桌子，絕像一個儀仗的法壇。壇上邊幡蓋飄揚，香煙繚繞，壇下一順鋪著幾個蒲團，蒲團上跪著幾個女人，在那裡恭恭敬敬的，合掌膜拜。呂仰正本來是不信僧道的，見了這個樣兒，心上已有了幾分不快。及至走近看時，蒲團上跪的，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他的母親妻妹。呂仰正摸不著頭腦，急忙抬起頭來，望壇上仔細看時，說也奇怪，那壇上正中間坐的，竟是一個女人，生得背厚腰圓，頭肥耳胖，身上雖穿著女服，卻又披著一件袈裟，裝得來男不男女不女的，甚是怪相。坐在壇上，閉著眼睛，合著兩掌，裝出許多模樣，任憑壇下的人，朝著他磕頭禮拜，她竟理也不理。旁邊還立著幾外青年女子，好似和她站班一般。正是：散花天女，驚逢子路之拳；說法摩登，忽遇當頭之棒。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。